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主编 万斌

人间潮音

—— 太虚大师传

陈永革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人间潮音

太虚大师传

洪永革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潮音:太虚大师传 /陈永革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11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ISBN 7-213-02538-4

I.人... II.陈... III.太虚(1890~1947)-传记 IV.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7801 号

人间潮音

——太虚大师传

陈永革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杭州桐庐瑶琳镇)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插 页 2
字 数 21.3 万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538-4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万 斌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则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来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汉

末的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此长彼消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顓、杜光庭，以及科学家沈括，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随着南宋朝廷定都杭州，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让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下就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开创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龚自珍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姚际恒、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朱

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远师西方科技，发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 20 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群侪，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丏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 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下定决心，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这个我院有史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百余文化名人立传，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第一批即将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或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财政厅、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惟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

目 录

第一章 超俗入真:不敢自称比丘的比丘	(1)
生命忧思	(1)
出家受戒	(5)
宁波参学	(8)
阅藏修学	(11)
第二章 回真向俗:从革命的佛教徒到佛教的革命	(19)
从禅堂到学堂	(19)
弘法救世“革命僧”	(22)
金山事件 佛门惊觉	(25)
普陀闭关 游心法海	(35)
觉社:佛教革命的策源地.....	(42)
“人海思潮之觉音”	(48)
住持净慈 理想受挫	(51)
第三章 契理契机的佛法弘化	(56)
“庚申讲经”与弘法重心转移	(56)
佛教正信会的创建	(60)
佛教资源的开发与西行游化	(63)
佛化运动之展开:佛化青年.....	(65)
佛化运动之展开:社会弘法.....	(69)

从“佛化教育社”到“法苑”	(72)
第四章 世界视野的菩萨行者	(79)
游化台湾	(79)
采真东瀛	(85)
游化南洋与弘法香港	(87)
世界佛教联合运动	(92)
游化欧美	(99)
第五章 “佛学院”之父	(106)
筹创“武院”	(106)
主持“闽院”	(117)
创建“世苑”	(120)
第六章 综摄一切佛法 复兴中国佛学	(127)
纵横贯通的“佛法新体系”	(127)
佛法融贯之道	(134)
中国佛学复兴之路	(141)
第七章 即人成佛：由人生佛教而倡人间佛教	(146)
从人乘正法到人生佛教	(146)
真佛教徒：即俗即真的大乘行者	(152)
“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	(159)
“自由史观”与人生佛教教育	(164)
建设人间净土论	(169)
人间佛教论	(173)
第八章 佛教与中国文化：对话与重建	(176)
“对话”语境下的弘化取向	(176)
从“人生观科学”到“人生佛学”	(182)
“佛体儒用”与复兴中华文化	(188)
“佛化基督教”与宗教对话	(194)

普世佛教与文化重建·····	(201)
第九章 沟通汉藏文化 维护民族统一·····	(207)
密教复兴与“冶铸中密论”·····	(207)
藏密流布与“摄密归禅论”·····	(215)
沟通汉藏文化 促进民族团结·····	(220)
汉藏教理院的创建·····	(227)
汉藏教理院的成效·····	(231)
第十章 弘法抗战的爱国和尚·····	(238)
爱国即爱教 救国即救法·····	(238)
弘法抗战·····	(247)
佛教外交·····	(250)
“政治和尚”·····	(253)
国家与佛法共兴亡·····	(257)
结 语 真俗交彻的菩萨心行·····	(263)
重建佛教组织·····	(263)
“议政不干治”·····	(267)
哲僧其萎·····	(272)
太虚佛学著述简明年表·····	(275)
主要参考文献·····	(284)

第一章

超俗入真：不敢自称比丘的比丘

生命忧思

太虚，俗姓吕，原籍浙江石门县（民国时改称崇德县，今为桐乡市）。1889年12月18日出生于浙江海盐县（民国时改称海宁县，今为海宁市）长安镇，乳名淦森，学名沛霖。次年，做泥水匠的父亲病故。5岁时，母亲张氏改嫁他乡。自此以后，失去父母的小淦森，便由外婆周氏一手抚养成人。

淦森的外婆是一位江南水乡普通的村妇，她知书达理，生性厚道，早先信奉道教，曾到杭州玉皇山受过道戒，道号周理修。晚年，她领养着外孙淦森寄居镇外的一座名为大隐庵的修道庵堂里，更是一心一意修道念佛。她所寓居的大隐庵，有道士一师一徒。她平常帮庵里干些烧香添油之类的寺务以维持生存，闲时就专心修道念佛、茹素诵经，并不定期地参加当地寺庵举行的念佛会。清季江南水乡的民间俗信，特别是常年寓居庵院的生活环境，给少年淦森留下了磨灭不去的宗教生活因子，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在为数不多的早年记忆中，淦森“最早的意识

和想像，是庵内观音龕前的琉璃灯”^①。

对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外婆，太虚一生都难以忘怀。同时他对生母张氏也抱着化解不掉的深厚亲情。生父病逝，张氏对淦森同样疼爱有加，直至她另嫁前不久，才断了母乳^②。张氏改嫁后，他曾由人陪领，数次乘船去探望母亲。逗留时间，长则一两个月，短则数天。割舍不断的母子深情，碍于时境变迁，不得不局于短暂的相见。在来亦匆匆去亦匆匆的聚散依依间，少年淦森过早地品尝到了人生之无常、亲情之难值。

淦森外婆出身于江苏吴江的富家大户，从小读过书，对于通俗的传统经典、宝卷、小说、诗偈、传奇、故事等，相当熟稔。相比于大多数普通的民间佛道俗信者，淦森外婆在学识、阅历上，都较胜一筹。加上外婆无微不至的护视教养，她对淦森的影响更加深远。

在外婆的关照下，淦森五六岁时就开始了启蒙教育。不久，淦森的小舅在大隐庵旁边开设了一个蒙馆，外婆就带他与小舅同住，以便在小舅的蒙馆中随同受教。这使幼年淦森接受了中国农耕社会乡村传统的私塾蒙馆教育。当时所读之书，大抵不出于《百家姓》、《三字经》、《神童诗》、《千家诗》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等。但由于淦森体弱多病，常患疾，时读时辍，强记而善忘，长进甚微。8岁时，小舅迁教于钱塘江边的一座家族教馆，淦森也随同前往就学，才算坚持学到了

① 《太虚自传》(1938年初稿)，《太虚大师全书》(下称《全书》)第58册，香港佛学书局印行本，第169页。

② 在1940年出访印度期间，太虚赋诗感怀曰：“舍家已久亲族绝，所难忘者恩未酬。每逢母难思我母，我母之母德罕俦！”在太虚残缺不全的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自己四五岁时“犹立在母亲膝前，捧着母乳吮吸的模糊记忆”。参见《太虚自传》，同上书，第165—166页。

“四书”和《诗经》，勉强完成了传统的蒙塾教育。尽管时断时续，但年仅8岁的淦森，在小舅的调教下，竟能对上三五个字的对子，被当地的村民们誉为“神童”。这无疑培养了小淦森的学习兴趣。

1897年，淦森随小舅回到大隐庵后，由于生活所迫，此后就再也没有正式读过书。淦森早年虽然没有正式上过私塾，并因体弱多病而时读时辍，但早期教育仍堪称完整，并为他日后出家修行奠定了传统文化基础。这是当时佛教僧人普遍缺乏的教育优势。

淦森因体弱辍学回家后，外婆希冀外孙体健强壮，一有机会便带他做“拜佛游”，祈求神佛护佑。1897年秋，9岁的淦森随外婆参加了朝山团，前往地藏菩萨的道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安徽九华山进香，同行者达七八十人，有僧有尼，也有几位老爹，绝大多数为烧香老太。往返三个月，给淦森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记述前往九华山进香旅途的见闻经历说：“船中每日作朝暮课诵及念佛三炷香，我在此时即随同念熟了各种常诵的经咒。暇时，听一二老僧与外婆讲讲一路的古迹，及菩萨、罗汉、神仙的轶事，甚觉优游快乐。”^①

次年正月，因为有了上九华山进香的经历，此次外婆更主动带淦森朝礼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南海普陀山，又顺道至宁波的天童寺、阿育王寺及当时香火极盛的镇海灵峰寺^②进香。

太虚晚年回忆说，正是外婆对佛和菩萨的虔信及多次带他

^① 《太虚自传》，《全书》第58册，第174页。

^② 灵峰寺，与阿育王寺相去仅数里，所处灵峰山，与海天佛国普陀山隔海相望。据传，晋代著名道士葛洪采药炼丹曾在此结庐安居。南朝梁代时，即开山建寺。至北宋时，更与阿育王寺、天童寺齐名。清末民初，盛况如昔。

朝拜名山、礼佛进香,使自己“养成了不畏大山大海,而好冒险、好远游的性情”^①。而寺僧们优游自在、安静有序的生活场景,让淦森“对于寺院僧众生活更深歆慕”^②。

13岁时,为了谋求日后生计而自食其力,淦森被外婆送到长安镇上的“沈震泰”杂货店当学徒。然而,不到一年,因疟疾复发,不得不回到外婆寄居的另一座小庵中静养。

由于淦森自幼体弱多病,外婆担心他日后难以应付现实的养家生计,就在庵中静养期间,让淦森温习“四书”,学习作文,鼓励淦森选择读书科举以博取功名的传统路子。同时,外婆还一度计划将淦森的大表妹许配给他,以能传宗接代,使生活无着的自己能有个晚年的依靠。外婆为少年淦森设计的“成家立业”之路,不失为家道中落的中国男子常规的人生模式。但这个选择,却需要相当殷实的经济支持。为此,在1902年冬,外婆领着14岁的淦森去石门上祖坟,顺便想把淦森父亲所遗房屋、田产变卖或出租,以供淦森考取功名。但事与愿违,本家的堂伯兄弟竟说田产在十多年前安葬淦森父亲及修理祖坟时早已变卖干净。而房产不能出售,也租不到钱。由于筹措学资劳而无功,外婆计划中的科举之路,又被无情地堵上了。淦森再度体会到了世态的炎凉、生活的艰辛与无助。

读书考取功名之路不通,外婆所寄托的美好理想再度落空,她不得已把15岁的淦森再次送到长安镇上另一家号为“朱万裕”的杂货店当学徒。虽名为学徒,其实是杂佣和奴仆,被老板及老板娘呼来唤去,或清洁卧房,或下灶房帮忙,或上街采购,毫无独立人格。加上淦森本人并不热衷于谋生学艺,只是念及外婆老境不佳,不愿徒增她老人家的烦恼,所以不得不忍气吞声、

①② 《太虚自传》,《全书》第58册,第175页。

委曲求全。而在他内心中，萦绕于怀、挥之不去的是普陀山寺僧们清闲自在的修道生活。正是在“朱万裕”杂货店当学徒的一年多时间里，淦森私自积存了一些盘缠钱，为日后到普陀山出家的途中所需费用解除了后顾之忧。

随着生活阅历的增长，此时的淦森，对于社会普遍流传的通俗文艺，更是耳熟能详。据太虚自述，自己出家前的一段时间，由于杂货店的大老板好看章回小说，在他当学徒的一年多时间里，杂七杂八地看了诸如《平妖传》、《七侠五义》、《水浒传》、《今古奇观》、《聊斋志异》、《镜花缘》、《儒林外史》、《绿野仙踪》、《野叟曝言》、《红楼梦》等等，原先偷暇看着消愁解闷，殊不知，闲书愈读而内心愈闷。生性敏感而颖慧的少年太虚，内心世界从不与外人道，同时也无人可道。从10岁那年随外婆上普陀山进香后，寺僧们行云流水般逍遥自在的出世人生，在淦森的心海中已定格为永恒的印象，成为他心目中最为理想化的人生道路。

现在，机缘成熟了。淦森怀揣着积攒下来的七八块大洋，决计到普陀山出家，选择自己向往的闲适自在的理想生活。那一年，这位未满16岁的江南少年，独自一人毅然决然地登上航船，踏上漫漫出家之途。

出家受戒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4月初，16岁的淦森决意到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观音道场——普陀山出家修行。

从海宁长安镇到定海普陀山，需乘船到嘉兴，然后再到上海搭海轮。淦森到嘉兴，在轮船公司购票赴上海时，却有一段好事多磨的插曲。轮船经理之妻得知这位江南少年意欲到普陀出家，竟心生怜意，力加劝阻，并盛情相邀少年留居家中，并准备让他随她女儿一同前往上海上学堂，以期打消少年出家的念头。

由于这个插曲，太虚在嘉兴逗留了 20 余天。后因经理之妻接上海来信，母女俩连夜返回上海。而淦森亦猛然醒觉自己此行的目的，遂于第二天一早，即赶赴轮船码头，搭船到上海。但在忙乱之中，却误上了前往苏州的轮船。途中得知误乘轮船后，淦森不得不就近在平望登岸，打算乘船返回嘉兴，再转赴上海。

平望登岸后，因无当天班轮，淦森就在小镇信步漫走，不经意间来到了小九华寺，唤醒了他 9 岁时随外婆上九华山途中曾入寺烧香的记忆，于是起意就在小九华寺拜师父出家。当他入寺向监院士达和尚表明出家之意后，士达当即应允收留剃度。清末的僧人出家，度牒制度形同虚设，无须任何证明文件，即可出家或收留出家。这倒成就了江南少年淦森的人生选择。

应允收留淦森出家的小九华寺，属十方丛林，并无资格剃度收徒出家。因此，在寺中居留 10 余天后，士达携淦森来到苏州木渎灵岩山寺僧明镜和尚兼管的一座小庵中，为他披剃，法名唯心，属禅宗临济法派。披剃穿上僧衣后，淦森就开始以沙弥身份往来于灵岩山与小庵之间，过着优游自适的日子，并常以练习《万宝全书》中隐身法术等为事。结果当然是毫无效验，只是闹出了不少笑话而已。

太虚日后回忆说：“我初出家，虽然有很多复杂的因缘，而最主要的还是仙佛不分，想得神通而出家。所以受戒、读经、参禅，都是想得神通。当出家的最初一年，是在这样莫名其妙的追求中。”^①

到九十月间，士达又携唯心前往浙江镇海县团桥镇的玉皇殿，拜见师祖樊年和尚。樊年得知淦森已取法名，尚未立表字时，便与两人一道起了太虚、玄冲等好几个名字，并来到玉皇殿

^① 太虚：《我的宗教经验》，《全书》第 41 册，第 346 页。

韦驮像前占签，得签语为“此身已在太虚中”。于是为他更立表字“太虚”。

祖孙隔代亲的世间常则，似乎也可施用于他们祖孙身上。师祖奘年老和尚对徒孙太虚慈爱有加，得知太虚身患疟疾，就带他到镇海就医服药，经过一两个月，渐渐治愈了太虚的多年宿疾，曾经虚弱多病的身体日渐康复。这使太虚初次切身体会到了佛门的慈悲关爱，加之奘年和尚道心纯正、为人忠厚谦和，使太虚学佛发心日益坚定。于是，奘年决定带太虚往天童寺正式受出家僧人的比丘僧具足戒。

天童古寺，素有“东南佛国”之美誉。建于西晋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唐开元年间始称“天童”。宋室南渡，迁都临安（今杭州）。定禅院为“五山十刹”，列天童为五山之第三山，为临济宗之祖庭。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年），册封天下名寺，“天童寺”名列天下禅院第二。清代同治年间，与镇江金山寺、扬州高旻寺、常州天宁寺，并称禅宗四大丛林。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著名诗僧八指头陀寄禅敬安（1851—1913）出任天童寺住持，改十方丛林住持为十方选贤制，寺风重振于世。

1904年11月中旬，太虚随奘年往宁波天童寺受戒。授戒和尚为八指头陀寄禅，教授师普陀山锡麟堂住持了余，尊证师道阶法师，开堂师傅净心和尚。同受戒者，尚有普陀山的禅僧昱山^①等120余人。同堂受戒的师兄弟中，太虚对昱山印象最为清晰。

^① 昱山（1878—1936），法名慧月，别署懒石，江苏常州人，出家于普陀山普慧庵。在同戒中，太虚把昱山引为知己。昱山不仅与太虚同戒，而且还曾同至西方寺共阅藏经，在普陀山先后闭关。太虚称昱山为“生平第一益友”。民国25年（1936），太虚闻昱山病逝于杭州花坞，痛悼宗门失匠，曾偕灵隐寺住持却非访昱山塔，并以诗悼之：“太白同膺戒，汶溪共阅经。补陀双鬓白，般若一青灯。愿语方期践，风铃忽已停。平生几知友，挥泪向林垌。”